



陳繁昌教授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。出身筲箕灣阿公岩，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，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。留美四十年，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教授、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、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，對教育、科技發展、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。

近 日有不少令人揪心的新聞，接二連三有學生因不勝學業或家庭壓力尋死，我每次看到，感覺也不好受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獄，萬萬想不到原來難倒年輕人的，是他們自己。

雖然工作繁忙，但我堅持定期抽空接觸學生，了解他們的想法。這一代年輕人普遍受中國的傳統思想影響，天生怕輸，常將學業跟畢業後的生計掛勾，認為讀不到大學或畢業後找不到一份好工，就會令家人蒙羞，造成壓力。在我眼中，這一代學生其實不比數十年前的學生遜色，甚至可說是更出色。這一代生於資訊爆炸的年代，有很多機會接觸世界，創業和出國工作的機會比我出生的那一代更多。回想我的學生年代沒有電視，平日只是放學後跟同學去戲院，看下午五點半的公娛場。除了舊片，也會播一九六四年的東京奧運紀錄片，出國前的我當年就只能這樣認識世界。

既然機會比上一代多，為何年輕人不能好好發揮潛質？我認為，在當下着重成績的教育制度下，學生少發問只顧操練，求學亦只為將來賺大錢，卻從沒認真發掘自己的興趣。而美國頂尖大學的本科課程沒有法律和醫科等專業學科，學生要到畢業後，獲得較多人生閱歷時，才能報讀相關課程，本科教育所注重的是啟發學生，擴闊視野。而我當年入讀加州理工學院，就選擇了追隨我的夢想，立志做一位物理學家。

畢業後，我發現自己只擅長用數學公式解決難題，沒有做物理學家的潛質，於是毅然轉讀飛機工程系碩士，希望將來能在生活中運用所學。可是，

年輕人別氣餒

讀完整個課程，我仍沒接觸過飛機，教授說：「現在製造飛機已不用人手，全都是用電腦！」我把心一橫，去了史丹福大學，修讀當時剛新開的計算機科學博士課程。

就這樣，我轉了三次系，做每個決定時，我從未想過畢業後的去路，一切只忠於自己的興趣，父母亦沒有阻止我。當時電腦是新興發明，系內的教授均來自不同專科，全都沒有接受過相關教育。他們憑多年來累積的學術基礎，再自行摸石過河鑽研，今日，電腦已成為改變世界的偉大發明。這證明即使不是讀工管、醫科或法律等「神科」，只要時刻裝備好自己，也會有出路。

我的人生也非沒碰過釘。回想起二十年前，我跳出研究了十年的專業領域，轉去研究用大數據結合數學，應用於醫學的圖像顯影

上，以為會有所發展，豈料我第一份花盡心血寫成的計劃書，卻換來血淋淋的批評，甚至有人在計劃書寫上「rubbish」，對當年在學界已有一定地位的我來說，確實是頗大打擊。但我仍堅信這研究方向是對的，於是改良計劃書的寫法，結果成功獲批。自此我一直教學生，若做大決定時有猶疑，不妨請教身邊的智囊團，分析過後認為是對的，便努力去

做，失敗便想原因，重整再上路。

壓力人人皆有，最重要的是如何減壓，懂得自我調節心態，別鑽牛角尖，年輕人還應該廣交朋友，尋覓學業以外的興趣。望與當下學子共勉之。囍

